

doi: 10.3969/j.issn.2096-2991.2021.05.003

满汉文《和硕怡贤亲王行状》考释

裴宇辰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为雍正年间张廷玉奉敕草拟,并由世宗钦定后翻译成满文。它详细记载了怡亲王允祥(原名胤祥)的生平事迹及主要功绩,表达了雍正皇帝对其弟仙逝的悲恸与追悼。流传至今的《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皆为雍正年间内府刻本。结合其他史料比对,《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内容基本属实,但有夸大其功绩德行之处。通过将《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与允祥相关的祭文、传记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理解清代丧仪的变化,并可进一步窥得清代社会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 清代;《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允祥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991(2021)05-0015-09

行状是记叙死者生平行事之文,《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成文于雍正年间,由张廷玉拟稿,世宗钦定。和硕怡贤亲王允祥^①为圣祖的第十三子,世宗异母弟,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月初

一,卒于雍正八年(1730)五月初四,其去世后,世宗追思弗释,旋有各种丧祭之文。目前学术界对允祥的生平已有了一定的研究^②,但对《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的关注仍略显不足,尚未有专门的论

① 允祥,原名胤祥,为世宗异母弟。世宗继位,为避圣讳,改胤为允。《清世宗实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辛未条记载:“先是宗人府奏称亲王阿哥等名上一字,与御讳同,应请更定。上以名讳由圣祖钦定,不忍更改,礼部宜奏请皇太后裁定。至是礼部等衙门具折启奏,得旨:朕曾奏闻皇太后,诸王阿哥名上一字,著改为允字”(《清世宗实录》,《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62页)。后怡贤亲王病逝,世宗悲痛不已,命复原名为胤。然乾隆朝及以后官方史书大多记载为允祥。允祥一生跌宕起伏,于少年时代备受圣祖宠爱,然因受储位之争波及,于康熙朝失宠无爵。自幼与世宗交好,世宗继位后,封其为怡亲王,备受重用,掌户部事、兼造办处,并参与了雍正朝的各项改革,所受荣宠终雍正一朝有增无减。

② 吴玉清《雍正与怡亲王允祥》(《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允祥生平及其与雍正间的手足情谊,虽引《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为注释,却并未对《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本身进行关注。关于允祥本人的研究,有李霞《怡亲王允祥研究》一文,此文以怡亲王允祥的事迹为出发点展开讨论(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8年)。另有徐雪梅《论康雍乾政治斗争漩涡中的允祥》(《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王丽《盛京贤王祠崇祀的皇帝心膺:萨哈连与允祥》(《第十一届清官史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木叟《雍正宠信怡王允祥》(《紫禁城》,1989年第6期)等文,但以上文章皆未关注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因此,本文将对《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文献本身展开研究,并且结合其他相关档案资料,论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成文原因、版本内容以及文献价值,且力图进一步展现清代丧仪的逐渐变化。

[收稿日期]2021-0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MZ001)

[作者简介]裴宇辰(1990-),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满族史,清史。

述,故笔者不揣浅陋,从文献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考述。本文以《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为基础,对其版本、内容、取材等问题进行全面的探究。关于允祥尚有《和硕怡贤亲王祭文》得以传世,《八旗通志初集》《清史稿》中亦对其有所记载。故而本文通过将《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与相关的祭文、传记进行比较,力图展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对各丧祭文形成时间进行考证。

一、《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版本及文本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满文称:hošoi urgun erdemunge cin wang ni yabuha baita be tucibume araha bithe)为满汉合璧,满、汉各一册,满文据汉文翻译而成。该行状汉文共4000余字,张廷玉秉承世宗之意,对允祥极尽赞美之词。行状开篇对允祥的身份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其德行给予极高评价。继而行状用大量篇幅记述允祥的重要功绩,并对其品行多加赞扬。此外,《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关于世宗与怡贤亲王手足之情的描述亦让人动容。行状按其固定格式于结尾处简要介绍了怡贤亲王的诸子,并叙说了张廷玉与怡贤亲王的关系,及为其做行状的原因。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分别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辽宁省图书馆。现今流传四函《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为同一版本,皆为雍正年间内府刻本。《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记载:“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满文本黑口,汉文本白口,页面29.2×18cm,半叶版框20.3×14.4cm。四周双边,7行,满文本版口有单鱼尾,汉文页码。汉文本版口有汉文书名,单鱼尾,汉文页码。满汉文分册装订。”^{[1][16]}《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对《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在北京地区馆藏单位记录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对此书介绍为:此书为刻本,满汉合璧,线装,2册(1函),7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框高20.5cm,宽14.5cm。《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中对此书记录为:“正文半叶7行,满文黑口,汉文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框高20.4厘米,宽14.5厘米。”^{[2][105]}但在北京地区,除以上两处

馆藏《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外,北京大学图书馆亦收藏此书。北京大学图书馆对此书的信息介绍为:清张廷玉撰,清雍正年间北京内府刻本,2册(1函)。经比对,此版与前两版为同一版本。除北京地区外,辽宁省图书馆亦藏有《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据《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描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不分卷,是书半叶版框高二十·四厘米,宽十三·七厘米,七行,行字不等。四周双栏,粗黑口。书口处依次有上粗黑口,单黑鱼尾,汉文页码,下粗黑口。”^{[3][255]}该处记载宽13.7厘米,这与前两处14.5厘米的记载相差较大,故笔者前往辽宁省图书馆查询,经测量,该书框高20.5cm,宽14.5cm。显然《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关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的记载有误差。

笔者比对后判定目前所见四函《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内容完全一样,字体、字句、版框、物料、装帧皆一致。字体工整、流畅,版面布局亦相同,皆为半页7行,单鱼尾,四周双边,满汉文版口皆有汉文页码。这些特征符合清代内府刻书“版框之内,行格疏朗,字距相宜;版框之外,天头大于地脚,看上去很清爽也很清晰,整体格局端庄大方,自有其特点,使之一望即知为内府刊本”^{[4][106]}的特点。由此可断定,四函《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为同一版本,皆为雍正年间清宫内府刻本,线装,满汉合璧。刊于雍正十年(1732)至雍正十三年(1735)间。

二、《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内容考辨

今所见雍正年间《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一文,乃经世宗钦定刊刻而成。张廷玉所做的原稿亦收录于其文集中得以传世。张廷玉奉命为允祥撰写行状,在某些方面《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的内容亦有夸大之处。

(一)《澄怀园文存》收录文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的比较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的作者,官书仅载为张廷玉,但至今所见《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刻本系经世宗修改钦定,已非张氏原稿。张廷玉的《澄怀园文存》^①中收录了《奉敕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一文。《澄怀园文存》为张廷玉文集之一,其所收

① (清)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14,清光绪十七年重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录的《奉敕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为张廷玉所撰原文,故与刊刻本之间略有差异。经研读比较,《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经世宗修改后较《澄怀园文存》所收录原稿增加10处字句,删减1处,修改5

处词句,挪移1处,亦有多处单字差异。因本文篇幅有限,故而本文选取主要差异列举如下,字句之修改则不再论述,具体参见下表1。

表1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与《奉敕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之比较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	《奉敕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
增加	而王谨度循礼,恪慎有加,不立党援,不邀名誉。所属人众,承奉约束	而王谨度循礼,恪慎有加,所属人众,承奉约束
	以传永久,至于宗门上乘,深究密谛,明灵了彻,慧悟融通,至末后一著撒手游行,全体呈露斯可共证矣	以传永久
修改	阿其那妄觊非分,数以诈术	同侪中有以诈术
	当是时,阿其那包藏祸心,隆科多威福自恣,怀挟奸私,图乱国是,王屹然镇静其间,不动声色,而奸邪顾畏慑服已隐然,有社稷功矣	盖稔知王忠孝纯挚,故也当是时
删减	于崇德报功之典未称	于崇德报功之典虑有未称

注:表格中“增加”指《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在《奉敕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基础上的增加。“删减”指《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在《奉敕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基础上的删减。

在《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所增加的10处字句中,有5处是对怡贤亲王允祥的赞誉之词,尤其最后1处,“至于宗门上乘,深究密谛,明灵了彻,慧悟融通,至末后一著撒手游行,全体呈露斯可共证矣”^①,不仅表达了对允祥的赞扬,同时带有明显的佛教色彩,体现了世宗深厚的佛学修养。所修改的5处词句中有2处与允禩相关,张廷玉身为臣子,在撰写过程中必然要多加顾虑,尤其在涉及宗室及其党争问题时,避之唯恐不及。世宗身为最高地位的君主,自不必顾虑,故所言十分直白,甚至用允禩等人的劣迹来衬托允祥的忠诚。自康熙朝皇子党争时起,允祥便是世宗的左膀右臂,而允禩则是世宗的主要对手,允祥在废太子事件后处境艰难,《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世宗毫不留情地指责允禩等人,称之为阿其那,可以推测允祥在康熙时期失宠可

能与允禩等人有关。世宗对行状的修改,使之更为丰富流畅,可以看出世宗深厚的汉学功底,亦可以看出当时满汉之间的相互影响。汉文化对皇室影响很大,自清入关后,清朝皇子皆受良好的教育,在汉语、诗词、儒学经典等方面皆有较高的造诣。

(二)《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具体内容探析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用简洁精练的语言记述了允祥的生平事迹及具体功绩,但由于允祥与雍正帝的手足之情,故而《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对其功绩德行的叙述有夸大之处。在研读《和硕怡贤亲王行状》过程中应注意分辨真伪,并通过与其他史料进行比对,厘清文中所涉时间脉络。

1. 文章内容考辨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开篇记载:“圣祖仁皇

① (清)张廷玉:《和硕怡贤亲王行状》,雍正年间刻本,中央民族大学馆藏,第20页。《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由张廷玉草拟,世宗刊订。

帝第二十二子也,生秉粹质,至性过人,幼偕诸王侍圣祖于宫庭。尝随行,以穉弱未能前视,圣祖过寻履迹,伏地嗅之,其孺慕诚切如此。及长,祇服慈训,先意承志,靡不周悉,圣祖钟爱甚笃。省方巡幸,恒命扈从,恩宠优渥。”^①仅寥寥数词,已对允祥身份及德行叙述得十分清晰,但其所载是否属实,则需分析考证。其中提及允祥为圣祖所钟爱,每有巡幸,必命跟从,查《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间,所谓“省方巡幸,恒命扈从”并不夸张。但康熙四十九年以后极少有允祥伴驾的记录,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圣祖实录》中才再出现关于允祥伴驾的记载。康熙四十九年允祥受到了圣祖的严厉批评,在允祉等奏请万安折上,圣祖朱批:“胤祥乃不大勤学忠孝之人,尔等若放任之,必在一处遇着他,不可不防。”^②“不大勤学忠孝”的评语可谓极其严重,与之前的恩宠优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康熙四十九年之后允祥于康熙朝大有失宠之势。究其原因,已很难找到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我们通过蛛丝马迹可以断定,康熙朝允祥的失势与储位之争有关。据《永宪录》记载:“皇十三子今怡亲王因废东宫事波及,削爵。”^③《雍正朝起居注册》亦有相关记载:“怡亲王前因二阿哥之事无辜牵连,一时得罪皇考,随即鉴宥。”^④“无辜牵连”与“随即鉴宥”应该是世宗为允祥的掩饰之词,但允祥于康熙四十九年后备受冷落已成不争之实。关于允祥失宠的时间,研究者多认为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一废太子时间为标志,但《清圣祖实录》中允祥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四十九年仍有随行的记载。可见康熙四十八年、四十九年允祥活动与以前相同。关于康熙四十九年以后允祥伴驾记录骤然减少的解释,虽然有学者指出可能与其腿上的冻疮有关,但结合康熙四十九年康熙的评语,笔者认为,允祥彻底失宠于康熙四十九年之后。虽然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事件是一个重要节点,但康熙朝储位之争,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

不能以静态固定模式看待整个事件。

对允祥去世后众人的表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亦有记载,“每当邸第告奠之日,满汉文武诸臣,皆悲痛失声。及启殡,宗室王公,举朝绅士,步行哭送。即道傍耆民走卒,靡不焚香泣拜。妇孺亦洒涕歔歔。呜呼!王之懿德美行,入人之深者如此。斯岂人力所可强致哉?”^⑤此处意在说明允祥德高望重,因其离世,举国同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允祥在雍正时期参与了各项改革,扭转乱局,触及了部分人的利益。同时,允祥在雍正朝备受重用,位极人臣,妒忌者亦有之。允祥异母兄诚亲王允祉,便因在允祥丧仪上迟到早退,毫无悲戚之色而被革爵圈禁。据《清世宗实录》记载:“怡亲王忠孝性成,谏猷显著,允祉心怀妒忌,值怡亲王薨逝,并不恳请成服,又不躬请皇上圣安。且于怡亲王府齐集之所,每日迟至早散。当举哀时,全无悲泣之情,反有庆幸之意。”^⑥可见行状中所提及的众人皆泣不成声,情难自抑,并非事实。即使此情为实,也并非皆出真心,遑论其德行感化,而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2. 所涉时间界定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因其体裁的限制,记载简略,容易造成时间的混淆。如《和硕怡贤亲王行状》记载:“王操履廉洁谦让一出于中诚,上屡加锡赉,王必恳款固让。初欲准分封之例,赐以所应得则辞,继欲准裕亲王例,令支官物六年,则又辞,继命增加仪仗一倍,则又辞,继加赐亲王俸万金,辞之不允。”^⑦此段记述怡贤亲王持身端正,进退有度,对于世宗赏赐恳辞固让。关于赏赐钱粮事件,《起居注》和《实录》皆有记载。《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安分自守,家计空乏,举国皆知……查从前朕弟兄分家之例,总计各得钱粮二十三万两,朕欲援此例赐之,王以十万尽足奏辞不已,朕勉增三万,王仅受银十三万两而已。再照裕亲王例,令支官物六年,王又折奏,朕不准所请,王叩首固辞,极其恳切,朕实不忍,

① (清)张廷玉:《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第1页。允祥,圣祖仁皇帝第二十二子,亦为第十三子,具体解释详见后文。

② (清)张廷玉:《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第14-15页。

③ (清)张廷玉:《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第15页。

殊难裁夺。”^{[7]139-140}《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所述的加赐亲王俸万金在《清世宗实录》中亦有记载：“怡亲王、果郡王，实心为国。凡朕所交之事，尽心竭力办理，操守亦甚清廉，随朕行走之处甚多，所费甚繁。著加怡亲王俸银一万两，果郡王，著照亲王给与俸银俸米。”^{[9]536}《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关于时间记载不清，不仔细核查容易造成误解，通过查寻《清世宗实录》和《雍正朝起居注册》可以看出，赏赐二十三万两钱粮时间是雍正元年（1723），而加赐亲王双俸则是雍正三年（1725），至于增加仪仗可以查询到的记载则是雍正七年（1729）十月，“数年以来，怡亲王及内外大臣中数人，协赞朕躬，忠诚宣猷。为国家办理政务，勤慎奉职，甚属可嘉。怡亲王之仪仗著增一倍”^{[8]174}。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一文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受限于体裁，其时间记载模糊，故而在研读过程中，我们需要结合其他史料，对其具体时间进行仔细核对。

三、怡贤亲王祭文与行状之比较

祭文与行状皆是对死者撰文以表追思，关于怡贤亲王允祥，尚有世宗御制祭文传世，《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乃张廷玉奉敕而撰，所留几篇祭文为世宗所写，且祭文与行状性质相近，通过对怡亲王祭文探究，可加深对《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的理解，并进一步窥得满洲丧祭之礼的变化。

（一）《和硕怡贤亲王祭文》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之比较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怡亲王允祥去世，世宗皇帝追思弗释，痛苦不已，多次赐祭。此祭奠“悉循国家之典制，而为文祭告，亦多授意摘词”^{[10]155}。如此种种，难抒忧思，故世宗亲撰祭文以表追思，先后撰写《和硕怡亲王初次祭文》与《和硕怡贤亲王祭文》。

1.《和硕怡亲王初次祭文》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之比较

关于怡亲王允祥的其他祭文已难再考，目前唯有御制祭文得以传世。《和硕怡亲王初次祭文》开篇即记载：“业成翊赞，资藩翰之懿亲。化致升平，赖股肱之良弼。而况劳绩独高于朝宁，德位

俱隆。勋庸迥越于简编，亲贤备美。既忘身以尽瘁，深悼往而伤怀。惟王为皇考圣祖仁皇帝之子，朕之亲弟也。”^{[10]154}这是常见的祭文形式，表达了世宗对于允祥离世的惊痛与怀念，同时也着重宣扬怡亲王允祥的隆德伟绩。《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考周礼大烝之典，配食庙廷。复亿曩时，与王同事皇考，友爱之情，宛然如昨”^①的记载亦与此祭文相应。祭文中既表达了世宗对股肱之臣的褒誉，又体现了其对至亲手足的怀念。对于允祥病重直至离世的记载，祭文中提及“证候渐致沉绵，尚力疾以入庭，每思觐谒。迨养痾而移地，惟恐闻知。朕萦系弗忘，焦忧莫释。商量医药，恨疗救之无方。默祷神祇，叹精虔之靡感”^{[10]155}。相似记载在《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亦可窥得：“上自闻王婴疾，医祷备至，每欲亲往临视，王再三恳辞，旬月间必力疾入见，以慰上思念。迨病势浸剧，恐贻上忧，移西山养痾。至夏四月，始返邸第。上适以祷雨还宫，既得雨，王屡奏请上幸圆明园。迨上闻王疾革，即命驾往视，而王已脱然逝矣。”^②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怡贤亲王允祥善体圣心，忠心赤诚，同时亦呈现出世宗与允祥的手足之情、兄弟之谊。允祥不欲烦扰圣心，故而病重之时对世宗避而不见，表现出允祥谦恭谨慎的性格。对于允祥的离世，世宗悲痛难忍，多次亲临祭奠，连发上谕，以褒扬允祥嘉行，以展己身忧思。允祥身后之事亦极尽哀荣，可谓生荣死哀。

在《和硕怡亲王初次祭文》中，世宗的用词主观色彩更为浓烈，例如祭文中“朕萦系弗忘”“默祷神祇”等词，更可窥得其具体心理。《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则是相对更为客观的叙述。另外，《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乃张廷玉秉承世宗之意而作，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与《和硕怡亲王初次祭文》比对中可见，张廷玉所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具体内容亦主要为世宗授意。

2.《和硕怡贤亲王祭文》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之比较

《和硕怡亲王初次祭文》虽可窥雍正对允祥的追念及哀痛，但着重记述允祥重要功绩。而雍

①（清）张廷玉：《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第13页。

②（清）张廷玉：《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第12页。

正数年后再作《和硕怡贤亲王祭文》，则完全以兄长身份追忆与其弟手足情深，以家人之礼祭之。在全篇祭文中未出现“怡亲王”“臣”等字样，而对允祥的称呼皆谓“贤弟”，于己称为“朕兄”，如在祭文中所言，“今则葬期已届，挥泪含痛，自制祭章，亲率宫眷及诸弟子侄辈，以家人之礼，制奠攒庐。至情无文，直抒胸臆，惟贤弟听之”^{[10]155}。从中可见世宗完全摒弃帝王身份，以兄长之礼告祭。这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及葬期已届，上自制祭章，率宫眷及诸王皇子，以家人礼致奠”^①所记相呼应。世宗在祭文中回忆二人之间兄弟情谊，“忆昔幼龄，趋侍庭闱，晨夕聚处。比长，遵奉皇考之命，授弟算学，日事讨论。每岁塞外扈从，形影相依”^{[10]155}。可见世宗与允祥的情谊结于幼时，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对于允祥的去世，世宗悲伤之感溢于言表，通篇祭文回忆了兄弟二人的情谊，表达了兄长对贤弟的追思。

《和硕怡贤亲王祭文》收录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中，世宗以兄长身份表达了对贤弟的追思，世宗在祭文中主要追忆自幼时起自己与允祥的兄弟之情。而《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由内府刊刻，具有一定政治意义，故而《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仍主要着重于对允祥生平事迹以及政治功绩的叙写。行状发展至清，已非常见，但世宗仍命张廷玉为允祥作行状。可见，世宗为允祥作多篇祭文后仍觉不足，故而再令张廷玉撰写行状，由内府刊刻以传后世。《清代内府刻书研究》一书指出“内府刻书皆是‘钦定’，是彰显朝廷教化，维护皇权的工具”^{[4]120}。因此《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相较于世宗为允祥所撰祭文的政治意义更加明显，但从世宗所作祭文具体内容亦可看出，《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一文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目的。

(二)《和硕怡亲王诔并序》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之比较

《和硕怡亲王诔并序》与前述的《和硕怡贤亲王祭文》《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内容相似，一方面表达对允祥的哀悼，另一方面述颂其德行，同时对其功绩亦大力宣扬。诔文经过不断地变化发

展至清代已不常见，但雍正仍采用古昔诔文而表追思，亦愿使天下共哀之。世宗在诔文中所述“朕御极之初，命王总理国政，屹然静镇，众莫能挠”^{[10]157}，在《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亦有类似记载，“皇上肇登宸极，总己以临，稔知王忠孝纯挚，特授封怡亲王。命总理事务，当是时阿其那包藏祸心，隆科多威福自恣，怀挟奸私，图乱国是，王屹然镇静其间，不动声色。而佞奸邪顾畏，慑服已隐然，有社稷功矣”^②。在《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并未避讳雍正初年的政治形势，并与允禩、隆科多等人进行对比，更加突出了允祥的忠敬诚直。在诔文中仅仅追悼允祥的功绩，并未提及他人。此处亦可凸显《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的教化意义。在世宗为允祥所作诔文中所出现的“列祖之功臣”^{[10]158}、“旦奭媲美”^{[10]159}等词，在张廷玉所撰的《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则断然不会出现。

由此可见，行状、祭文、诔文性质和功能皆相近，意在表达对逝者的哀悼。世宗为允祥作行状与祭文的目的有两种可能，一是表现世宗对其弟离世的痛心哀悼，二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稳定政局。然观世宗性情及允祥去世后世宗的种种表现，我们可知，真情实感多于政治利用。如世宗在诔文中所言：“鹤鹑声婉，棠棣花稠。交晖园近，云物先秋。”^{[10]159}其中鹤鹑、棠棣皆有兄弟情深之意，交晖园则是世宗在圆明园附近赐给允祥的一处园子。同时世宗推恩及子，谕允祥之子弘晓“袭封怡亲王，世世相承，永远弗替。凡朕加与吾弟之恩典，后代子孙不可任意稍减，佐领属下等项亦不可那移更改”^{[18]298}。清朝的爵位袭承非常严格，等级分明，未有特旨，王位并非世袭，而世宗此道谕旨则将怡亲王爵位定为世袭罔替。至乾隆时期，宗室爵位袭承制度最终形成，怡亲王爵正式成为清朝世袭的“铁帽子王”，而其他八位世袭王位者皆在开国之初立下显赫战功，即所谓的“功封”。而怡亲王则为第一个“恩封”世袭王爵，怡亲王爵位特封后直至恭亲王奕訢时王位方再现世袭罔替，终清一朝，共十二位世袭王爵。所以此旨可谓恩宠至极，但世宗仍觉

① (清)张廷玉:《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第13页。

② (清)张廷玉:《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第2页。

不足,复加封允祥另一嫡子“弘皎著封为郡王,世袭罔替”^①。

关于允祥丧祭之文有祭文、诔文、行状等,这些悼文明显是受汉族丧仪文化影响。满族人在入关前丧礼一直是火祭,清入关后,世祖、多尔衮丧仪仍为火祭。但康熙时期,丧仪文化逐渐受汉族文化影响,火祭越来越少。雍正年间,关于允祥有祭文、诔文、行状等文,既表达了世宗对允祥的悼念,又彰显了允祥的德行及政治地位,同时,亦是满汉文化逐渐融合的一种体现。高宗继位后,下令除特殊情况外,废除火化。据《清高宗实录》记载,“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自定鼎以来,八旗蒙古,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而流俗不察,或仍用火化,此狃于沿习之旧……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11]1241}。

四、怡贤亲王传记与行状的关系

《八旗通志初集》及《清史稿》中有允祥的传记,通过比较发现《八旗通志初集·胤祥传》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关系密切,故而通过比较,揭示其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论述《清史稿·允祥传》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之间记载不同的原因。

(一)《八旗通志初集·胤祥传》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的关系

在《八旗通志初集》宗室王公列传中收录了《怡亲王胤祥传》,通过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的内容对比,我们可知《八旗通志初集·胤祥传》是在《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基础之上整理加工而成,相比行状,有两处删减,一处增加,其他内容几近一致。

《八旗通志初集》删除了《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本圣贤之学问,措之为名世之事功,勋庸系社稷,德泽被生民,在列祖为功臣,在圣祖为令子……用能伟绩著于旗常,徽声流于竹帛,美报隆于

俎豆,元祀配于烝尝,令德洪名显耀于万年,永久无极”^②的记载。删除原因有二,一是本段内容给予了怡贤亲王允祥极高的赞誉,而传记则是主要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故《八旗通志初集》中将此处删除。第二个原因则是《八旗通志初集》中加入了完整的御制《和硕怡贤亲王碑文》内容,该碑文中对允祥的赞誉与上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记述的文字重复,故而将其删除。碑文有一千余字增于《八旗通志初集》中,载云:“朕惟国家启昌隆之运,则诞降名臣。祖宗钟福庆之貽,则笃生贤胄。粤若师师虞代,稷契为帝室之英。济济周朝,旦奭是姬宗之彦……详核度支之积窳,府藏充盈。请蠲吴越之浮粮,闾阎康阜。兴田功于畿内,粳稻连畴。筹水利于江南,河渠顺轨……领周庐之环卫,训练维勤。定宫府之规模,施为悉当……生荣死哀,备生人之全福。将使斯文炳焕,偕星曜以流辉。贞石嵯峨,与峰峦而永峙。”^{[12]3608-3609} 此段碑文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16《和硕怡贤亲王碑文》中亦有记载^③。该碑文将允祥比做西周之周公旦、召公奭,并且极力赞誉允祥的功绩,可谓比拟先贤,为最高之赞誉。可见,《八旗通志初集·胤祥传》是在抄录《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以及《和硕怡贤亲王碑文》基础上,整合加工而成。

御制碑文中提及允祥不仅经理度支,充实国库,兴修水利,而且负责管理宫禁之宿卫,经营宫府之繁杂。纵观整个雍正朝历史,怡贤亲王允祥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允祥不仅掌户部,领会考府,清理朝初之积弊,亲兴水利,兴建营田,救济百姓于危难,并且他还掌造办处,制精美器物以传世。可见,怡贤亲王允祥活跃于雍正朝各项事务中,并且对于扭转雍正初年不良社会风气,解决棘手的朝廷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清史稿·允祥传》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的比较

《四库大辞典》记载《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所

① 参见《清世宗实录》,《清实录》第8册,第298页。此爵位被高宗取消,其子永福按常制递减袭爵。直至怡亲王载垣被赐自尽,后清朝推恩,还其世袭王爵。推恩及载敦,载敦乃宁郡王弘皎四世孙。

② (清)张廷玉:《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第17-18页。

③ 《和硕怡贤亲王碑文》乃世宗亲自为允祥所作碑文。参见(清)清世宗(胤禛):《和硕怡贤亲王碑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5-126页。

述允祥事迹与《清史稿》有所出入”^{[13][1020]},但笔者仔细对比《清史稿》和《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发现内容并无本质差异。

《四库大辞典》之所以认为《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与《清史稿》记载有所差异,应主要缘于《清史稿》载:“怡贤亲王允祥,圣祖第十三子。”^{[14][9077]}然《和硕怡贤亲王行状》记:“圣祖仁皇帝第二十二子也。”^①从文字上看,“圣祖第十三子”与“圣祖第二十二子”记载有所出入,实则不然。此问题涉及清朝皇子齿序问题,康熙时期皇子排行一般以成育皇子排序,早殇皇子一般不载入玉牒。“康熙皇帝共生有皇子35人,计入排行者为24人,这24位皇子都是以成育者排行法称呼”^{[15][68]}。所以允祥在康熙所有皇子中排行二十二,而在成育皇子中则排行十三,故其玉牒排行十三,时人亦称其为皇十三子、十三阿哥。^{[15][67]}因此不论《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中所载“圣祖二十子”或《清史稿》所记“圣祖十三子”皆正确,只是采取排序方式不同而已。《清史稿》记载赏赐允祥二十三万两钱粮事件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相比有细微差距,前文已考,此不赘述。《清史稿·允祥传》相较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而言,用较多的篇幅记述了怡亲王世系,而《和硕怡贤亲王行状》记载则相对简略。这主要是由它们各自的性质及成书时间所决定的,《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成书于雍正年间,故而《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只用百余字介绍允祥之五子。而《清史稿》初稿完成于1927年,并且怡亲王成为清朝世袭罔替亲王,具有典型性,故而《清史稿》用七百余字记述怡亲王世系。《清史稿》主要采用记述的方法,而《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则是寓誉于叙的形式。《清史稿》成书于民国时期,主要依据《清实录》《起居注》《清会典》等官方史料进行编撰,而《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则是作于雍正年间,目的就是为怡贤亲王允祥德勋给予褒扬,稍解世宗忧思之心。

五、余论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乃雍正年间内务府刻书,流传至今,有其重要的文献价值。除《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外,亦有《和硕怡亲王初次祭文》《和

硕怡贤亲王祭文》《和硕怡亲王诔并序》等关于允祥的丧祭之文。关于各文形成时间,文中未有落款等相关信息,亦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但通过对具体内容进行研读并结合其他史料佐证,仍可对其成文时间予以考述。

1.《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之取材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既记述怡贤亲允祥的德行,又表现了世宗的哀悼之情,同时由于怡贤亲王的特殊身份,对其功绩的叙述自不可少。《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拟稿者为张廷玉,钦定者为世宗,故而行状中处处体现兄友弟恭之情。允祥生而执掌中枢,亡而配享太庙,于雍正八年所获殊荣终清罕有。通过查阅资料,亦可发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内容大多取材于世宗之上谕。笔者查阅《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雍正八年五月共有上谕十六道,与怡亲王允祥相关的上谕十一道,六月亦有五道上谕与允祥有关。与允祥相关的上谕内容皆为彰显允祥功绩,宣扬允祥品行,表达己身悲恸。通过研读可以确定《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内容以《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为基础加工润色而成。但《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对允祥节操德行的叙述必然有夸大之处,故而需要结合更多史料档案进行考实。但雍正年间刻本《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已较为珍贵,为研究怡贤亲王本人及世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对了解雍正朝历史以及清朝行状版本亦有重要意义。

2.各丧祭文形成时间考述

关于各文形成时间,虽没有落款及序言可以明确得知,但通过对具体内容研读可以得出结论。《和硕怡亲王初次祭文》成文于雍正八年,于初祭日,世宗亲撰祭文,以表追思。《和硕怡亲王诔并序》中出现“去岁冬,闻王有疾”^{[10][157]}字样,可以确定《和硕怡亲王诔并序》作于雍正八年,怡亲王薨逝一个月后。雍正十年允祥葬期将届之时,世宗又作《和硕怡贤亲王祭文》,以上三文皆为世宗亲撰。然世宗仍感不足,特命张廷玉为允祥拟写行状,《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具体成书时间不详,但可以断定成书于雍正十年九月允祥葬期之后至雍正十三年间。初稿定稿后,经世宗阅览修

① (清)张廷玉:《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第1页。

改勘订,后翻译成满文于内府刊刻,结合清宫内府刻书流程等问题,笔者推断《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成书于雍正十一年(1733)可能性较大。《八旗通志初集》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通过对比可发现《八旗通志初集·胤祥传》是在《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基础上加工润色而成,可见《和硕怡贤亲王行状》对后人为怡亲王立碑作传有着重要作用。《清史稿》成书于民国期间,于1927年大致修成,《清史稿·允祥传》是在参考大量清代史书以及档案资料基础上修纂而成。

3.《和硕怡贤亲王行状》的价值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一文,不仅是研究怡亲王允祥的重要史料,亦对认知清代王公丧祭之礼有着重要价值。行状、祭文、谏文皆为汉文化丧祭仪式,而清入关前,其丧仪主要以火化为主,丧葬仪式亦较为简略。清入关后,满汉文化相互影响、融合,形成一种具有新特点的社会文化。对亡者树碑立传,撰写行状祭文,明显受汉族丧仪的影响。至雍正八年(1730),距清入关已有80余年,很多清朝统治者亦有较高的汉学修养,从世宗汉文著作中可以看出其汉学文化素养之高,而允祥本人亦是满汉皆通,文武双全。从《和硕怡贤亲王行状》一书亦可窥得清中叶清朝统治者接受中华传统文化及满汉融合等问题。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

部.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2]黄润华.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3]卢秀丽,阎向东.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4]翁连溪.清代内府刻本研究:上册[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萧爽.永宪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8]中华书局.清世宗实录[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9]中华书局.清世宗实录[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清世宗(胤禛).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1]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Z].李洵,赵德贵,主点.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3]李学勤,吕文郁.四库大辞典[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14]赵尔巽.清史稿:卷220[Z].北京:中华书局,1976.

[15]杜家骥.清代皇子、皇女之齿序及相关问题考析[C]//武斌.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1辑,北京:远方出版社,2012.

【特约编辑 孙久龙】

A textual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A Brief Biography of Heshuo Yixian Prince in Manchu Scripts and Chinese

PEI Yuche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 Brief Biography of Heshuo Yixian Prince* is drawn up by Zhang Tingyu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Yongzheng, and was translated into Manchu scripts after Emperor Shizong's confirmation. It records in detail the life story and main achievements of Prince Yi Yunxiang, (formerly known as Yin Xiang), expressing the Emperor Yongzheng's grief and mourning for his brother's death. The four editions of *A Brief Biography of Heshuo Yixian Prince* remained up to now are all engraved editions of the Imperial House in Yongzheng Period. Compared with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content of *A Brief Biography of Heshuo Yixian Prince* is basically true, but it exaggerates his achievements and virtues. Comparing *A Brief Biography of Heshuo Yixian Prince* with the funeral oration and the biography related with Yun Xiang is helpful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of funeral rite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further se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chu and Han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A Brief Biography of Heshuo Yixian Prince*; Yun Xiang